

秋日小记

陈世敏

散文长廊

连绵的秋雨过后,天终于放晴了。

早晚已凉意袭人。风拂过,枯黄的叶子在空中打着旋,不觉间,地上便覆了一层。踩着窸窣作响的落叶,仰首凝望深邃的天空,我突发奇想:古人的秋天,会是什么样子呢?

大唐诗人孟浩然的《初秋》:“不觉初秋夜渐长,清风习习重凄凉。炎炎暑退茅斋静,阶下丛莎有露光。”诗中描摹的初秋意境,与今人的感受竟如此相似。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让我想起了李白的诗句:“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蓬勃的草木日渐枯黄消瘦,一场秋雨一场凉。大自然的生气不复盛夏那般充盈饱满,正在缓缓敛藏。受季节的浸染,人便容易对生命的脆弱、易逝,生出绵

绵的惆怅与叹惜。心中惦念的人、牵挂的事,种种情愫一股脑儿全涌上心头。

“怀君属秋夜,散步咏凉天。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韦应物的《秋夜寄丘二十二员外》,把诗人在秋日对友人的牵挂抒发得淋漓尽致。

淅淅沥沥的秋雨,像苍天在演奏一曲凄清的乐章,如泣如诉。这样的季节,常常会勾起人对命运无常、人生多艰的伤感。冷雨滴答的秋夜里,李商隐把对爱人的思念寄托在《夜雨寄北》里:“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细品,那个漫长的雨夜,诗人定是辗转反侧,心绪难平。

如果说李商隐的秋思情深婉转,那曹雪芹笔下的秋思则寒凉刺骨。《代别离·秋窗风雨夕》里:“秋花惨淡秋草黄,耿耿秋灯秋夜长。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层层铺排的秋日萧瑟,让黛玉怎一个愁字了得!任谁读来,都难免潸然。

尽管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已将秋的悲凉渲染到了极致,但我还是偏爱秋天。它褪去了春的青涩烂漫,也

不似夏和冬那般炽烈凛冽,它独有一份从容与沉稳,蕴藏着对生命的豁达与彻悟。

其实,古人不仅有说秋言悲的诗句,亦有咏秋抒怀、明朗旷达的佳篇。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秋凉晚步》:“秋气堪悲未必然,轻寒正足可人天。绿池落尽红蕖却,荷叶犹开最小钱。”吟罢,让人眼前一亮,顿觉生机无处不在,天地一片盎然。

在这个凉爽怡人的季节里,我更喜欢刘禹锡的《秋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份洒脱与豪迈,当是清秋之间最美的景色。

正自沉吟,一阵凉风拂面,将我的思绪悄然拉回现实。步道边的音箱里,悠悠飘出那首《如水年华》:落叶它静静的铺满了这条街,蓦然回首才发现人已到中年,往日的一切啊仿佛都在昨天,这一转身就是岁岁年年……

岁月流转,自有底色;四季轮回,各有风华。不觉间,年过五旬,我也行走在生命的秋天里。那舒缓沉静的曲调瞬间击中了我,任由水波般的旋律在心头漫过。



商洛山

(总第2944期)

刊头摄影 杨鑫

序话郭涛

方英文

陕西有两个郭涛,一个是陕北歌手女郭涛,一个是陕南诗人男郭涛。两个郭涛见过一面,都很激动,合了一影。前者戴着耳麦把诗唱给观众;后者写歌成诗传达读者。诗与歌原本一回事,区别好比锅盔与蒸馍,本质都是小麦。

女郭涛我没见过,男郭涛认识了四十多年。最初的十年相识,我在商洛工作。后来离开了,但信息传达未间断。郭涛要出一本书,要我题签,自然又不容辞。但又要我作序,这就欠妥了。好比婚礼上一个人又当主持人又兼管灯光音响,算怎么回事!所以我建议郭涛请别人写序,甚至推荐了两位合适人选。但郭涛不采纳,三番五次坚持要我上手。

郭涛如此执着,近乎固执,是他一生固执文学的性格延伸,谁拿他都没办法。跟郭涛见面有点哭笑不得,他只谈文学,谈他近期读了什么书写了什么东西何处发了什么作品;汇报某某文友近况,以及小文坛大事之类。你试图将话题扯离文学,刚一扭就反弹回去,如同方向盘被焊死了。我觉得文学是个人化的,不宜过分谈资。

郭涛如此痴迷文学,我尚未见第二人。他自带文学基因,因他父亲是老牌中文系大学生。父亲品德好,可惜早逝于公社书记任上,组织上就安排十五岁的郭涛参加工作,以便养家糊口。小小年纪进了县委大院,可惜郭涛很快被调到乡下,从这个乡到另一个乡。家有病人想调回,找领导申请了几十年,才被挪到城沿儿。问题在哪?在他自身,精力全耗在读文学、写文学、谈文学上。要知道,公务员跟文学无干啊。

说到郭涛的具体作品,还是可圈可点的。首先是词达义顺,文法上几无毛病,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相当的写作者缺乏这个基本功。二是郭涛无论诗歌散文,还是纪事述人,都精言简语,意到即止,顺应了快节奏的当下生活。第三点是人敏感、文品好,笔下皆是芸芸众生,悲喜哀乐,富有时代气息与小城画面感。

偶与商洛文友谈及郭涛,轶事多,常摇头,善意发笑。若将郭涛原生态写进小说,倒真是一个颇有嚼头的人物形象呢。此处回忆某次电话里与郭涛问答:

“那些老朋友也经常聚吃吧?”

“聚的。”

“你参加的多不?”

“后来不多。”

“你抢着买单吗?”

“没有。”

不禁一哂。所谓人缘要好,口碑要佳,很简单:经常邀吃请喝。毕竟我们都是俗辈,就图个吃吃喝喝。

但是说到商洛文学,排列商洛诗人作家名单,则必有郭涛。没有郭涛的话,那就失了公允厚道。

落地莲

徐祯霞

山野给它一片薄土,便可安身
不恋高台,偏爱阴湿的林下、石根
叶缘藏着新生的芽点
一叶零落,着地便又扎下尘根
没有出水芙蓉的绰约风姿
却于荒隅,舒展翠碧的肉身
耐得潮湿,也扛得住风露侵晨
不借繁花夺眼,默默守着草木本分
味苦性寒,藏本草的仁心
可清内热,可散疮痍的癍痕
鲜株捣烂,能消肌肤肿痛
入汤煎服,可解湿热扰人
它把生命的密码写在叶片纹理
坠落即是繁衍,零落亦是新生
不奢求沃土万千的馈赠
石缝草丛,处处是它栖居的家门
世间多少草木争相阳春绽放
唯独此莲,向大地俯身
一身清苦,化作济世的温存
于山野,守一份朴素的本真

黑鹳栖息地上的遐想

南华伟

翠竹竟自摇曳着风雅
绿柳固守着质朴的农庄
苍松为峰峦披上衣裳
芦苇是湿地织就的屏障
清澈的洛马河穿村而过
昼夜不停地流归丹江
这里 是黑鹳栖息的天堂

这些精灵
以敏锐的知觉
寻觅觅 千里奔徙
在此安家
这孤傲高冷的贵客
钟爱清静 畏惧惊扰和喧嚣
热情善良的两岭人

建起观测台 铺设防护网
筑起一道爱心城墙
不可靠近 只能瞭望
它们悠闲惬意
沐浴阳光 自由徜徉

旭日清晨或落霞黄昏
它们立于清浅水中央
时而静默凝眸
长喙轻点涟漪
时而缓步慢行
踩击波浪
渴了 饮山泉
倦了 栖身于高大乔木之上
安恬静谧的山水画卷

是这方净土纯粹的模样

这千里之外的来客
激发游客无尽的遐想
若千古奇人
——徐霞客在此
定会在水游记里
写下秦岭南麓的地貌华章



清气怡人(国画) 李敏 作

拆旧墙，补『心墙』

任丹江

群山连绵如黛,峰峦层叠似水墨,初秋时节的炭洞村,就藏在这幅灵动的山水画卷中。

李、王两家祖辈曾依山而居,共择村头东边一处山坳修屋建舍,不知出于节省空间还是其他考量,中间的一堵墙,由两家共用至今。

眼下,几十年过去了,王家老屋的檐角腐化脱落、墙体裂纹纵横,秋雨连绵,整个屋舍岌岌可危,王太强打算拾掇一番。“这是落叶归根的地儿,咱不能忘本哩!”王太强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嘱托。他在外打拼多年,新家早安在了城市,老屋虽空置了许久,但是还得修,得守。

快要施工的当口,两家共用的这堵山墙成了绊脚石。“墙是我祖上砌的,凭啥由你们拆?”李三虎站了出来,半步不让。

随着长辈们渐渐离世,几代人的记忆也如风扬尘,这堵共用的山墙到底是谁家的,他们自己也说不清。现在,谁也说服不了谁!一来二去,李、王两家的口角升级为争吵,矛盾愈发尖锐,直至闹成官司,摆在法官郑为民案头。

基层办案多年,郑为民深知,邻里纠纷容易针尖对麦芒。他决定到事发地,解开这个“死结”。

“郑法官,房子再不修就塌了!这面墙本就是共用,我拆建房屋,为何拦着?”王太强脸色焦灼,又气又急,只觉得邻居太不近人情。

“动了墙就要动风水,我们不折腾!”

其实,李三虎是过不了自己心里的一道坎儿。他和王太强从小土里爬泥里滚,是光腚长大的玩伴儿。后来,王太强进川购销中草药,当了老板,买了楼房,他却一直窝在村里。这回王太强硬要翻新老屋,三虎媳妇先警告起来。

“怕是蝗虫吃过界,欺负咱哩!”两口子一合计,他姓王的今儿得一寸,明儿就敢进一尺。

郑为民眼前,起事的山墙历经风雨,斑驳沧桑,孱弱地立在两户之间。因李家还有人住,这边的房子显新,王家的老宅的确摇摇欲坠了。

“好邻里胜过好亲戚。闹得面红耳赤,终是两败俱伤。”郑为民和声安抚。

书记员小郑年轻,拧着眉向郑为民嘀咕:“师傅,像是乱麻团掉进了刺窝里!”郑为民围着连襟的老屋转了一圈又一圈。他在快速思索、搜寻记忆。忽然,他灵机一动,回想做调查笔录时,村里人提及的细节;房屋建造有先后。李家和王家的屋舍,并非同时修建。虽外墙统一涂了白灰,分辨不出差异,但“里子”呢?凡事不能只看表象。

郑为民一拍掌,一个想法萌生出来。

征得双方同意后,他找来竹梯,带小郑登上墙顶与屋檐的连接处,那里粉刷的涂层薄,他们刮去外层白灰,分别从两家的独立墙面与共用山墙上取了样上。

细细观察,王家墙体的泥土,是取自生地深处的黄板土;李家墙体则是偏灰蓝色的黏土,而共用山墙的土质和李家一致。为了让对比效果更明显,大伙又将样土用水化开,答案愈发清晰:共用的山墙确属李家盖房时所砌。

证据摆在眼前,李三虎自觉腰板挺了不少。“看看,不要以为有钱就可以颠倒黑白!公道自在人心。”他对郑为民满心佩服和感激。

王太强则少了几分急躁,“看来是我记错了,也好,也好。可是……”

郑为民知道他的顾虑,问题搞清楚了,可没能从根本上解决。

王家的老屋危在旦夕,若不修缮,一旦坍塌会连累李家。郑为民接着劝道:“王家的房子若不修,那是悬在两家头顶的隐患。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你们祖上为邻,相守半生,何必让一堵旧墙困住两家人呢?”

“郑法官说得在理,一堵墙,本没啥。可我就是看不惯他王太强不可一世的樣子!”李三虎干脆敞开天窗,把自己和媳妇的心思讲了出来。

“是我欠考量,这里给兄弟赔不是了!”王太强幡然醒悟,拱了双手。

郑为民顺势提出折中方案,王太强翻新另外三面墙体,全程保护老山墙,完工后出钱出力,将两家的墙体重新粉刷。

李三虎望了一眼老屋,又想起自己和王大强的童年,心中的嫌隙慢慢消除了,“就按郑法官说的办。”

“过几年退休了我就回来住,咱们还做好邻居。”王太强闻言,上前拍了拍李三虎的肩膀,“论起种庄稼,你是把式,得教我哩!”

就这样,一场剑拔弩张的纷争被化解了。

“拆旧墙易,补‘心墙’难,院落总有墙体相隔,而人心最不该筑起那道隔阂的高墙……”回到法庭,暮色已沉,翻开笔记本,郑为民用棱角分明的笔迹,记下一点一滴。

